

8-2013

## 香港的主體形構

Shuk Mei, Agnes K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hinkinghk>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谷淑美 (2013)。香港的主體形構。《思想香港》，創刊號。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Kwan Fong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思想香港 = Thinking Hong Kong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

## 香港的主體形構

### Cover Page Footnote

標題為編輯所加。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 《香港的主體形構》

評論：谷淑美（標題為編輯所加）

很開心可以看到羅永生的文章。要進入他的謎陣才可以嘗試了解他想解構香港的謎陣是什麼。開心的地方是他與他以往的 argument 一直是 consistent 的。每一次看他的文章的時候都預期會有一定的 inspiration。他對具體的現象又會有一些站定立場的分析，而且他的立場是十分清晰的。整個文章要處理的問題核心是香港人的後殖主體性 (subjectivity)。在零三七一十年來，他覺得香港自身的主體性其實是停留在自由主義理想的框架底下，即所謂的核心價值，他覺得這個框架是沒有辦法呼應香港人今日對主體性的追求的。因此而留空了一個位置給予一些群族主義 (communitarianism) 乘虛而入。這個是他的邏輯。一些十分剛烈的排他性的 communitarianism 我們看到出現了，並且去競逐 subjectivity 的話語權。這樣一個情況，基本上其實他認為是摧毀了香港公民社會的文化基礎。他整個論旨、立場是十分清晰的，但是他的文章卻是十分複雜的。我想簡單地把他文章的幾個部份歸納為四點，而後面我自己再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點是他回顧了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年以來的發展，他總結了一些論述，而其中可以問一個問題是：究竟是不是看到一個壯大中的公民社會。究竟是不是看見了一個 empowering 的，或是 empowered 的 civil society。我們一般的印象會認為這類問題十分難以回答，但是他有一個十分清晰的看法，他認為情況是：反對運動是衰弱無

力，論述是處於一個真空狀態，思想是貧乏的，這是他基本的批判。那究竟為什麼？這又與七一遊行有什麼大關係？他認為七一遊行這一類是一種浪漫化而沒有內容的想像參照，或是一些所謂嘉年華會式的一些 protests 的形式。這些其實是取代了人們對公民社會內部的組織及權力關係變遷等這些話題應有的關注。而用他的說法便是，這是一個虛擬自由主義的一個狀態或是自我理解。這種虛擬自由主義既不能夠使公民可以充權，亦不能夠令公民可以對自身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論以及分析，達成一個理解並依此而令社會前進。這便是他的看法。

文章的第二部份，他反過來把這個現象放於一個較大的脈絡，看香港由殖民到晚期殖民再到後殖民時期，其實香港人的主體認構 (subject formation) 的背景脈絡是怎樣的？文章在這裡是比較 condensed 的，因為他要由過去的分析一直說到今天的狀況，但脈絡仍是十分清楚的，由過去延伸到今天。從過去 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 (作為一種自身理解的一個 framework)，到後期的新自由主義，都是認為我們沒有民主但是有自由。他認為香港人一直都有這樣的一種自我理解。他認為正因為有著一樣的一種自我理解，其實香港從來都是迴避或是欠缺主體性的。所以，這裡其實是十分矛盾[的狀況]，因為香港人的主體性正正便是欠缺主體性。我猜這是他想要帶出的其中一點。這個正是 Hong Kong 的 subject formation，但其實這是十分迴避的。

基於這整個的 subject formation，如果我們要去理解或拆解當中的一些脈絡，概括性地看當中的關係，那便是過去香港人的自我理解一直都是經濟人 (economic

person)。不論用功利家庭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這個框架都是和應的。接著下來便比較複雜了，因為要解釋的是這種形構和虛擬自由主義的關係，中間那部份的 mediation 是如何發生？他認為是通過一個叫作管理主義的這樣一個 ideology，或是管治模式。其實他早期的文章很多時候都會理解香港為一個 managerialism。他認為正是通過管理主義這東西去 mediate 這個過程。而這個過程裡，當中的中產階級便會有一個自身的理解，認為他們是香港社會的一個支柱。這裡牽涉到階級的關係，亦是他下面要提及到有一個階級的 implication。而整個過程是很複雜，我相信一篇文章是很難可以解答清楚的。由這樣的 mediation，後來到晚期殖民(late colonial period)，被稱之為虛擬自由主義的狀態就在一個這樣的基礎發展出來的。好了，有趣的地方是：由這裡承接下來的，即使去到 2003 年的七一，本來所見到的現象應該是一個所謂自我充權，看到五十萬人上街的畫面，其實他認為只不過都是在剛才的一個 framework 中所產生的。如果這樣來說的話，2003 年七一我們往往認為是香港的 watershed。其實在他的分析裡，並不見得是有什麼 watershed 的事情發生。我猜這裡的意思是這樣的，而這個是十分特別的。因為我們說起七一是一個 turning point 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時刻。但原來不是的，放於一個脈絡下，再理解整個問題，原來都是這樣一個大的 context 下發生的。在這裡，我自己特別看到他如何評論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的位置，是既是有一些 oppositional practices，(有他們自己對價值的追求，有 oppositional practice)，但其實他們都是服應於剛才所提及的 hegemonic framework 裡面，在裡面有一個位置。這個便是他對中產階級的看法，由這點他批評泛民陣營，這是我理解他文章所作一點評論，也是我的第二點。

我的第三點便是：由於上面所說，泛民沒有辦法回應到很多民間新興的訴求，所以便有一些 reaction。那他如何作出解釋呢？他舉出 2006 年期間所出現的本土左翼主義運動，以及[繼後的]本土右翼主義運動，作為對剛才所提及的狀況的一些 reactions，雖然這並不是焦點所在，但在稍後的部份是有提及到的。但是當然也會引起大家有很多問題是想要問的。

第四點是究有沒有 outlet？他也嘗試提出一個出路，在哲學的層面他覺得是要超越傳統自由主義，也超越傳統的 communitarianism 的盲點和限制，要找出另一條路，那就是他稱的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

我的問題大約有三個，第一個問題便是大家看不同的七一。而我想問，你用什麼理據來說明你的觀點便是一個較為可取的觀點？如果大家對七一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七一其實有 self-empowering 的空間，亦有剛才你指出這樣多虛擬的成份。又如何可以總結性地去理解這樣複雜的七一 tradition？我自己在想，例如我是作文化研究的人，都理解到行動也有其 symbolic/performative dimension，而今天的 protest 我們接受了有很多的這些嘉年華式的元素。而這些元素其實是一些 symbolic/performative 的元素。其實這些元素，與後來你所想要追求的 civic republicanism 的 ideals 是否必然互相衝突？它可否與民間社會之間發生很多不同的 movement 或是 network 的東西，去產生 organic 的關係。而七一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platform 作為一個 public sphere，或是一個 public performance 的渠道呢？而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對七一的理解是否可能就更多元化一點呢。第二個問題便是你提及到本土，不論是左

翼右翼… 很有趣的焦點是什麼是本土主義? 近期香港很多人也在說本土主義陣營。那如何解構本土呢? 這個本土如果是把它固定為原本，那本土是相對應於什麼來說的? 左翼本土主義是不是接近你想要最後追求的 civic republicanism 呢? 還是，其實他們都是在走向一個 communitarianism，較為封閉的一種 communitarianism? 在你的觀察中，你可以如何理解香港左翼的本土主義的走向? 它是否真能作為一個 potential agent of progress 呢? 或是對 local 的理解，究竟如何走出一個較為 organic 的、reflexive 的，而不是可能純粹作為意識形態，在一種很 divisive 的狀態呢? 因為現在是十分 divisive 的。那如何走出這種狀態? 你認為…究竟左翼本土主義運動的出現是不是能夠衝破了這一個限制?

第三個問題便是，你最後所提出的 civic republican framework，我自己是覺得是十分可取的。雖然，這不是一個很創新的 framework。他強調那種不斷實踐性、開放性。但它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中港關係呢? 因為族群主義裡面是講本土身份的，但本土性的 boundary 既是有一個自我界定的界線，但我們也同時要求它有一個相對開放性，那在此又如何思考一個更複雜的中港關係呢?

(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